

《在世界中心潜游的女孩》

书籍信息

版次：1

页数：

字数：

印刷时间：2015年04月30日

开本：32开

纸张：胶版纸

包装：平装

是否套装：否

国际标准书号ISBN：9787546147642

编辑推荐

2015奥斯卡**导演奖得主伊尼亚里图 鼎力推荐

一个自闭症女孩，却拥有奇异天才。

她一手挽救家族金枪鱼厂，却陷入**环保组织与跨国资本的“围剿”……

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，探寻与众不同的自由！

内容简介

这是全球化时代背景下，一个自闭症女孩的神奇故事。

伊莎贝尔从美国赶回墨西哥故乡，接管死去的姐姐留下的家族企业“宽慰金枪鱼罐头厂”。在破败的家里，她遇到一个浑身污泥、不穿衣服、不会说话的野孩子——那竟然是她从未知晓的外甥女卡伦。卡伦患有自闭症，被视为智障。

在伊莎贝尔阿姨的耐心照顾和悉心教导下，卡伦自由自在地成长。她拥有超乎寻常的记忆力、理解力和专注力。她热爱大海和动物，能像鱼一般在海里穿梭自如，有一种认知海洋生物的特殊本领。但是，她必须学习经营金枪鱼厂这一如屠宰场般的生意。

卡伦研发出一种更环保、人道的金枪鱼捕杀方法，使得宽慰金枪鱼厂摆脱危机，一时被全球企业疯狂追捧，但也引来*的环保主义者的误解和追杀……

《在世界中心潜游的女孩》是墨西哥家喻户晓的剧作家萨维娜·贝尔曼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她用尖锐、幽默的笔触，用一个奇特的成长故事探讨自闭症人格、海洋生态、环境保护、国际贸易等种种问题，塑造了卡伦这个行为滑稽怪异、特立独行、可爱又坚强的女性形象。

目前，萨维娜·贝尔曼还担任墨西哥一档名人访谈电视节目主持人。

作者简介

萨维娜·贝尔曼

，墨西哥家喻户晓的剧作家、记

者和电视节目主持人。1954

年生于墨西哥城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，学生时代在伊比利亚美洲大学攻读心理学和墨西哥文学。

她的写作以幽默、讽刺性著称，除了深受家庭背景影响的犹太主题外，主要以女性观点出发，多方剖析诸如专制、暴力、歧视、偏见等两性之间纠结复杂的关系，也探讨人类与动物

不同物种之间

的关系。她创作的剧本曾四

度荣获墨西哥国家编剧奖、胡安·路易斯·德·

阿拉尔孔戏剧奖、新闻作品两度荣获墨西哥国家新闻奖。她编剧并制作的电影《后院》

代表墨西哥参加2010

年奥斯卡*外语片奖角逐。此外她还为目前两位墨西哥著名导演阿尔方索·卡隆（《潘神的迷宫》制片）、亚历杭德罗·G.

伊尼亚里图（《鸟人》导演，2015

年奥斯卡*导演奖得主）分别创作了电影剧本《爱的历史》和《光》。

《在世界中心潜游的女孩》是萨维娜·

贝尔曼在2010

年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，迄今已被翻译成十多种文字，在三十三个国家出版，并在德国、法国获奖。

目前，萨维娜·贝尔曼还担任墨西哥一档名人访谈电视节目主持人。

媒体评论

萨维娜·贝尔曼是天赋异禀的墨西哥剧作家和小说家。她的《在世界中心潜游的女孩》偷走了我和大家的心。这个让人卸下防备的野孩子，坐在墨西哥一座小渔村的沙滩上，

对着大海大吼，慢慢地学习探索，全然沉浸在她所强烈感受到的世界里。卡伦·涅托从一个不会说半句话的自闭症女孩，变成金枪鱼捕鱼船的船夫、潜水员、海洋生态学家、商界女强人、环游世界的旅人，她的遭遇带给每个读者难以忘怀的欢乐、愉快和悲伤。我们仿佛潜进了那个敏感脆弱、变化万千的世界里。

——墨西哥作家劳拉·艾斯基韦尔，《恰似水之于巧克力》作者

她偷走了我的心。她叛逆，不解世事，才华洋溢。我无法将她从脑中抹去。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，探讨与众不同的自由。

——西班牙作家安娜·玛利亚·马图特，2010年塞万提斯奖得主

——墨西哥作家劳拉艾斯基韦尔，《恰似水之于巧克力》作者

她偷走了我的心。她叛逆，不解世事，才华洋溢。我无法将她从脑中抹去。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，探讨与众不同的自由。

——墨西哥导演亚历杭德罗·伊尼亚里图（《鸟人》导演年奥斯卡*导演奖得主）

[显示全部信息](#)

在线试读部分章节

就像我的阿姨伊莎贝尔后来告诉我的那样，她从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来到了锡那罗亚州的马萨特兰，来继承遗产：一家名为宽慰的金枪鱼罐头厂。宽慰金枪鱼厂。正如若干年后一位销售技术专家所说的，这恐怕是全世界捕鱼业中最不恰当的一个名字了。

有一天，一架飞机停在马萨特兰小小的机场上，它的机身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亮，我的阿姨伊莎贝尔从上面走了下来，她穿着白色的裤子和白色的麻衬衫，头上戴着一个帽檐很宽大的草帽，脸上架着黑色的大墨镜，在走过机场跑道的时候，她一直用右手扶在脖子后面，好让那个大草帽不要被风吹走。

她直接从机场来到了工厂。那就是她价值三百万美元的遗产。工厂足足占据了两个街区，里面有两座巨大的水泥建筑群，还有一幢玻璃房子，工厂从街上一直延伸到码头边，码头一共有四个，呈平行状分布，这些码头也都是工厂的，二十艘捕鱼船就停靠在码头边，在水面上漂荡。

我的阿姨咒骂了一声这个工厂。因为这里面散发着一股混合着硝和死鱼的味道。穿着白色亚麻衣服的她走进第一个水泥建筑群，这楼里没有窗户，她在工作桌旁停下了脚步，一群苍蝇盘旋在桌子上方，发出嗡嗡的声响，八张桌子被拼在一起，工人就在这

长长的工作台上有有条不紊的把鱼开膛破肚。

她抬起眼睛看着上方的那群苍蝇，问道：

该死的，他们为什么不用杀虫剂？

因为这些金枪鱼，她的向导答道，杀虫剂里的化学物质会进入到金枪鱼体内的，夫人。

这时阿姨勇敢的低下了头。

女工人们熟练的在桌上除去鱼的内脏。一个人在鱼的一侧砍上一刀，将鱼剖开，仿佛是从侧面拉开拉链打开鱼的肚子一样。接着鱼被传给另一个人，那人双手都带着粉色的橡胶手套，她将手伸进鱼肚子里，把双肘以下的胳膊全部都埋了进去，然后猛地一下将里面的内脏全部掏出来并且扔到桌子前方的地上，那里已经堆积了很多的内脏，有红的，粉红的和紫色的，铺满了地面。第三个人则一刀将鱼头砍下来，并且扔到旁边的一个桶里。

我的阿姨伊莎贝尔感到一阵恶心，她捂着嘴，连忙移动穿着白色高跟凉鞋的双脚跑开，木头鞋跟叩击着地面，地上积满了泛着泡沫的粉红色的水，那是海水跟金枪鱼的血混合形成的，她冲进了一个洗手间，里面盘旋着上百只苍蝇，这里面除了死鱼味之外，还泛着一股新鲜的大便味，还没来得及走进厕所，她就在一个洗手池里呕吐了。就像我的阿姨伊莎贝尔后来告诉我的那样，她从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来到了锡那罗亚州的马萨特兰，来继承遗产：一家名为宽慰的金枪鱼罐头厂。宽慰金枪鱼厂。正如若干年后一位销售技术专家所说的，这恐怕是全世界捕鱼业中最不恰当的一个名字了。有一天，一架飞机停在马萨特兰小小的机场上，它的机身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亮，我的阿姨伊莎贝尔从上面走了下来，她穿着白色的裤子和白色的麻衬衫，头上戴着一个帽檐很宽大的草帽，脸上架着黑色的大墨镜，在走过机场跑道的时候，她一直用右手扶在脖子后面，好让那个大草帽不要被风吹走。她直接从机场来到了工厂。那就是她价值三百万美元的遗产。工厂足足占据了两个街区，里面有两座巨大的水泥建筑群，还有一幢玻璃房子，工厂从街上一一直延伸到码头边，码头一共有四个，呈平行状分布，这些码头也都是工厂的，二十艘捕鱼船就停靠在码头边，在水面上飘荡。

我的阿姨咒骂了一声这个工厂。因为这里面散发着一种混合着硝和死鱼的味道。

穿着白色亚麻衣服的她走进第一个水泥建筑群，这楼里没有窗户，她在工作桌旁停下了脚步，一群苍蝇盘旋在桌子上方，发出嗡嗡的声响，八张桌子被拼在一起，工人就在这长长的工作台上有有条不紊的把鱼开膛破肚。

她抬起眼睛看着上方的那群苍蝇，问道：该死的，他们为什么不用杀虫剂？

因为这些金枪鱼，她的向导答道，杀虫剂里的化学物质会进入到金枪鱼体内的，夫人。

这时阿姨勇敢的低下了头。女工人们熟练的在桌上除去鱼的内脏。一个人在鱼的一侧砍上一刀，将鱼剖开，仿佛是从侧面拉开拉链打开鱼的肚子一样。接着鱼被传给另一个人，那人双手都带着粉色的橡胶手套，她将手伸进鱼肚子里，把双肘以下的胳膊全部都埋了进去，然后猛地一下将里面的内脏全部掏出来并且扔到桌子前方的地上，那里已经堆积了很多的内脏，有红的，粉红的和紫色的，铺满了地面。第三个人则一刀将鱼头砍下来，并且扔到旁边的一个桶里。

我的阿姨伊莎贝尔感到一阵恶心，她捂着嘴，连忙移动穿着白色高跟凉鞋的双脚跑开，木头鞋跟叩击着地面，地上积满了泛着泡沫的粉红色的水，那是海水跟金枪鱼的血混合形成的，她冲进了一个洗手间，里面盘旋着上百只苍蝇，这里面除了死鱼味之外，

还泛着一股新鲜的大便味，还没来得及走进厕所，她就在一个洗手池里呕吐了。还有最糟糕的事情在等着我这位优雅的伊莎贝尔阿姨呢。一辆出租车将她送到一个小村子里，村里有很多矮小的水泥房子，柏油马路上布满了小孔，强烈的太阳把地面晒得如同钢铁般闪耀着光芒，她在一栋房屋前下了车，这房子是我的曾祖父，也就是她的祖父留给她的遗产。屋子的前方是一片干枯的黄色草坪，还有高大的棕榈树，长长的叶子也是干枯且萎靡的低垂着，房屋是白色的，是一幢法国风情的洋楼，有两层楼，屋顶上还骄傲的立着些城垛，可这屋子已经破败不堪。屋里的地面是大理石的，上面还有黑白色如同棋盘一般的格子，房子里很阴凉，但是房顶已经毁损了，一条钢制的横梁垂在空中，窗户上的玻璃不是不见了踪迹便是四分五裂，窗沿的木头也已经朽坏。这是我曾祖父，也就是宽慰金枪鱼厂的创始人，在19世纪时建造的一幢法式小洋楼。在卧室里有一扇朝海的大落地窗，可双人床上的两床被褥已经腐烂了，其中一床褥子的中央位置还破了一个洞，它也就由此变成了一群红蚂蚁的老巢，蚂蚁通过这个洞出入，顺着四条床柱爬下来，并且通过四条狭窄的门缝爬到四条走廊里，再慢慢爬进二楼的十二个房间里。于是，在这第一个晚上，我的阿姨就睡在从客厅找到的一个吊床里，她将吊床固定在两根希腊

多利安式的柱子之间，旁边又是一个没了玻璃的落地窗，从那也能看到海。据伊莎贝尔阿姨后来跟我讲述，半梦半醒之间，她听到了一阵脚步声，然后就感到有热气吹拂在她的鼻子上。她吓了一跳，睁开眼睛，看到面前站着一个人头发乱糟糟，遮住了半张脸的家伙。那是个赤身裸体，看起来肤色很深的小家伙，大大的眼睛在蓬乱的头发后若隐若现，这个像野人一样的小家伙定定的打量着她。

你是谁？伊莎贝尔阿姨低声问道。那个小东西退后了两步。

伊莎贝尔阿姨连忙从吊床上坐了起来，那个小东西又向后退了两步。伊莎贝尔阿姨往前走了两步，那个小家伙便跑了起来，因为不仅伊莎贝尔阿姨怕她，看起来这个家伙更加怕伊莎贝尔阿姨。伊莎贝尔阿姨看着她就像一个影子一般，在深蓝的夜色中沿着楼梯往下跑进了地下室，她还听到她用门闩锁上了木门，还听到有东西在地下室的墙上碰了个粉碎，发出巨大的响声，据伊莎贝尔阿姨说，那声音持续了两到三小时，有时还掺杂着可怕的嚎叫声，她被这声响闹得很是紧张：她在行李箱里拿出一瓶威士忌，躺在吊床上大口喝了半瓶，但即便是这样，那声响还是弄得她没法入睡，直到清晨的时候，在传出最后一声嚎叫和敲击声之后，才总算平静了下来。她醒来的时候，地上的大理石和白色的墙面映着中午的阳光，从厨房传来一阵干巴巴的连续敲击声。那是胖姑娘弄出来的，她是这屋里的佣人，她正在用碾磨机磨咖啡豆。这个家里的两个女人打了个招呼，胖姑娘将咖啡粉倒入一个杯子里，里面装满了刚烧开的开水，然后再通过过滤器将咖啡倒到另外一个杯子里，接着她又过滤了一遍，一切都在无声无息中进行，虽说这两个女人是在他人介绍下才刚刚认识彼此的，可她们却一起坐在桌前，立刻就开始罗列急需购买的必需品。食品和急需的清洁用品，还要罗列一张清单说明必须聘请哪些人员。一个园丁，一个仆人还有一个司机，这些人都是长期需要的，另外还需要一个除蚁工人来工作一周，一个打磨地板大理石的工人来工作一个月，还需要十二个泥瓦匠来工作两个月，得要翻新墙面，给窗户配上玻璃，他们还得负责把送到的家具从货车上搬下来，运到屋里。过了一阵，阿姨在桌边站了起来，点了一根烟，斜靠在炉边，将前一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胖姑娘。

啊，是那个姑娘，胖姑娘静静的笑着说道。那个姑娘？

她住在这里。没人告诉您吗？谁会告诉我呢？当然是您的姐姐。

胖姑娘还是静静的笑着：您的姐姐真的忘记把这个姑娘的事情告诉您了吗？

在她去世前我没跟她说过话。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好。啊，是这样。

为什么那个姑娘住在这里呢？胖姑娘在思考了一会之后才回答：

因为您姐姐仁慈吧，我想。在厨房的墙上钉着一根钉子，一把刀挂在上面。伊莎贝尔阿姨拿起那把刀，同胖姑娘一起下楼梯来到地下室，在地下室的门后，有一个黑乎乎的酒窖，里面弥漫着难闻的味道。酒窖里摆满了断裂的木头，破碎的家具还有碎了的瓶子，一束光猛地从一个角落射过来，刺得她睁不开眼睛：在一面墙上，有一个狭小的洞口，光便是从那里射进来的，这个洞口正对着安静的大海，旁边一小块地方被木头围了起来，透过围栏最偏远的一角，可以看到那个小家伙正站在海里，海水没到了她的腰际，在蓝绿的大海中，她瘦小得就像一条黑线一般。小家伙沉到海里，不久后又浮了上来，手里还拿着一个不断跳跃着的红色东西，那是一条红色的鱼，鱼从她手里滑落，又回到了海里。远远传来她哈哈大笑的声音。

她看起来很开心，阿姨说。是啊，没错。她不是开心，就是生气，要么就是在发疯。她没有别的情绪了。您要我叫她吗？叫吧。

胖姑娘将两根手指放到嘴边，像赶马人一样吹了声口哨。黑黑的小姑娘转过身来看到了她们。她慢腾腾的朝她们走来。每走三步，她就惊恐的停顿一下。她不会说话，胖姑娘说，只会乱嚷嚷。她不用餐具吃饭，只会用手吃，给她什么她就吃什么，或许还会自己吃些湿沙子。她每天就呆在地下室里，或是海边那个围栏里，但总是赤身露体的。除了我以外，她害怕所有人，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她还是挺温顺的。

胖姑娘微笑着，说道：温顺的跟一只小狗一样。在阿姨的命令下，胖姑娘将小家伙带到主卧室的大理石浴缸里去洗澡。她用刷地板的刷子和刷盘子用的肥皂将小姑娘狠狠的洗了一遍，直到把她身体外面那层脏东西完全洗干净，露出粉红色的皮肤为止。小家伙头发也脏得厉害，而且粘成一团，阿姨只能放弃已经为她设计好的发型，让人用剪刀把她的头发从头皮发根处剪断，接着阿姨本人又用剃刀给剃了一遍，而泡在浴缸热水里的小东西只会疯疯癫癫的吐着口水。她就这么光着头，赤裸着身子，被人从浴缸中拽出来，然后佣人们又将她嘴边的唾沫擦干净，把她按在一张椅子上：她的膝盖跟大腿一般粗细，身体极为干瘦，上身的肋骨根根可见，手和脚上的指甲就跟蜗牛一样卷在身上。

为了剪掉这些指甲，佣人们不得不用上泥瓦匠的钳子，那钳子通常是用来绞断铜线的。

我的阿姨看着这个小家伙，她现在光着头，变得干干净净的，身上散发着洗餐具的肥皂味，眼神呆滞，就在这时，阿姨在她背上看到了一道溃烂的伤痕。这伤痕从她的右边肩膀开始，一直延伸到左腰上。除此之外，她还在这小东西的左边大腿上看到了另外一道长长的伤疤。还有在小家伙右边的胳膊跟左边的胳膊上，都有很多圆形的伤疤。

她吓了一跳。

她的眼睛对上了女孩痴傻的眼睛。女孩的眼睛是绿色的。清澈的绿色。

就跟阿姨的眼睛一样。阿姨点了一根烟，把胖姑娘叫到主卧室里。

胖姑娘，说说看，再跟我说一遍为什么这个小东西住在这里。

说实话，谁知道呢。每当人们问我的时候，我就回答说是因为您的姐姐怜悯她。

请您再跟我说一遍，她这样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？据我所知，她这一辈子都在这待着。我到这里的时候她就已经在这屋里了。或者更确切的说，是在地下室和她海边的围栏里，有客人来的时候，您的姐姐就让我将她带到放柴火的小屋里去，那个屋子在园子的最里面，这样的话，客人们就不会听到什么奇怪的声响了。

伊莎贝尔阿姨缓缓的吐出烟圈。 有人打她吗？她问道。

您是说您的姐姐吗？

或者是您。或是其他人。请您告诉我，是谁在她身上留下这些伤痕的？

不是我，胖姑娘为自己辩护。 那就是我的姐姐？我的阿姨努力寻求着真相。

有时候夫人会打她，胖姑娘扭过头去看着另一个方向答道。她把她关在一个小房间里，用皮带抽她，就用有皮带扣的那一头，我听到这姑娘的叫声，也只能继续做饭，要不我还能怎么样呢？ 伊莎贝尔阿姨继续抽着烟，透过窗户盯着大海。

胖姑娘继续说到： 她生下来就不对劲，我想大概是因为这个吧。

怎么不对劲？ 傻子。您看到了，智障。 这又怎么样呢？

因为这个您的姐姐就对她非常失望，因为这个就揍她，而且将她这一辈子都关在家里。

那些可是烧伤，我阿姨说。打一个女孩这件事情已经很可怕了，还要拿东西去烫她：蓄意烫伤一个女孩的人可是得进监狱的。 胖姑娘没说话。

过了一会儿后，她低声说道： 其实是这样的。如果像这个姑娘一样每天躺在地上睡觉的话，是会被蟑螂咬到的。她身上的一部分伤疤可能就是因为这个。

阿姨哼了一声。她又问了另一个问题。

我姐姐要去世的时候，有没有把这个姑娘叫过去告别？ 胖姑娘低下头： 您的姐姐是个心肠很硬的人，请您原谅我这么说。她是一个人过世的。在患上栓塞之后，她的身体就变得非常僵硬，她走路的姿势很奇怪，先迈开一条腿，过了很久之后才迈另一条腿，她的双手也是僵硬的，就连呼吸对她来说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就这样，她还让金枪鱼厂的两个工人将她扶到吉普车里，自己开车顺着公路进了山。后来警察说，根据路面上的痕迹，在高山上一个大转弯处她还继续直直往前开，仿佛还有路通往前方似的。 阿姨请求她说： 继续说下去，胖姑娘。 后面就没什么可以多说的了。

很久之后人们才在山底找到了她的遗骸，她掉在一堆仙人掌中间，找到的时候就已经只剩下骨头了。而且连骨头都不是完整的。只剩下了肋骨，头骨，手臂的骨头和手指的骨头。其他什么都没了。肉可能是被鹫吃了，其他的骨头有可能是被狼叼走了。

这可能是在我家族血脉里流动着的吧，伊莎贝尔阿姨说。

您指的是什么，夫人？ 我说的是心肠硬这一点。她的骨头被埋葬了吗？ 人们把她葬在了花园里，但如果您看到墓碑的话会发现上面就只写着她的名字。没有十字架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不知道她的宗教信仰是什么。 她不信仰任何东西，伊莎贝尔阿姨说。我们聂托家族都不信仰宗教。请您好好想想，再回答我这个问题，胖姑娘。

好的，夫人。 她是我姐姐的女儿，对吗？ 那个小家伙？

对，那个小家伙。 胖姑娘没有立刻回答这个问题。 不，她说。您怎么会这么想呢。如果是的话，夫人以前总应该会提到的，您不觉得吗？但她从来没说过。

我阿姨是什么时候拿定了主意，认为这个小东西是她的侄女的呢？我不知道。但她就这么认定了，而且开始努力将她变得像一个人类。

首先，她努力让我说出第一个单词： 我。 我。 我。 她牵着小东西的手，将她带到了海滩上，她在炙热的沙上铺上了一块红布，让小东西坐在那里，小家伙膝盖蜷在胸前，面对着风和大海，她大概在说着“我”，“我”这个单词。 在1978年的8月21日，一个小家伙面对着大海，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呼喊着“我”这个字，她四肢健全，光着头，穿戴齐全，甚至还穿了长袜和皮凉鞋，“我”就这样诞生了。

[显示全部信息](#)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[更多资源请访问www.tushupdf.com](http://www.tushupdf.com)